

思 墨 文 集

3

松 綠 江 文 學 月 刊 社

思基文集

3

文艺评论

《过渡集》

《论〈李自成〉及其他》

《过渡集》

目 录

第三卷 文艺评论

《过渡集》

论鲁迅的散文诗《野草》·····	(1)
论赵树理的短篇小说·····	(15)
关于《李有才板话》·····	(23)
论曹禺的《雷雨》和《日出》·····	(22)
谈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46)
论老舍的《骆驼祥子》与《龙须沟》·····	(55)
评《百年大计》·····	(72)
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文风·····	(77)
重读《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	(87)
重任在肩·····	(94)
高尔基论“绦虫”·····	(96)
谈鲁迅的讽刺·····	(105)
谈批评与友谊·····	(114)
民间文学——劳动人民智慧的火花·····	(117)
后记·····	(121)

《论〈李自成〉及其他》

论《李自成》的艺术创造·····	(123)
论杜鹏程的创作·····	(208)
论杜鹏程艺术的独创性·····	(239)
再论彭总的形象·····	(258)

悲忿的挽歌.....	(270)
九年的灵魂写照.....	(274)
紧握这支枪.....	(280)
他的过去和现在.....	(286)
砸烂镣铐和枷锁.....	(297)
编后记.....	(308)

论鲁迅的散文诗《野草》

—

《野草》是鲁迅先生 1924 年 9 月至 1926 年 4 月所写的一本散文诗集。这时正是整个中国沸腾在大矛盾、大分裂的时期。“五四”的革命浪潮在北方各省已退缩下去。曾经首举义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北京也已成为封建军阀统治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而，一些过去一度被卷入革命的软弱的知识分子，这时正惊惶失措进行着剧烈分化。鲁迅当时因为还没有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结合起来，还不能清楚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趋向，还不认识他自己的战斗与当时迅速发展着的人民革命在客观上是一致的；他所持的理论又还是进化论和个性论，还把“改造国民性”当作革命的前提，常常把统治阶级的罪恶和被统治的人民因黑暗的统治制度而染上的病态一起归为“国民性”；他眼看着那样急剧的变化和分裂，内心里就不能不感到矛盾、空虚、愤慨和孤独。“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正恰当地表现了他当时作为一个孤独、失望而又不肯敷衍生活的战士的复杂心情。作为一个战士，那时他除了《野草》以外，还写了八十四篇猛烈攻击军阀统治、知识分子变节帮闲和抨击“国民”麻木的杂文，战斗得很骁勇。但作为一个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家，他却感到周围缺乏敢于“抚哭叛逆

的吊客”，自己的心则“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①。因为，个人的战斗是孤立的，“进化论”观点所看到的“未来”是渺茫的。《野草》就正是表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前期的鲁迅），在“五四”运动之后北方各省的革命低潮时期自己看不见依靠什么力量去争取中国的将来，孤独地去跟最野蛮和最狡猾的封建统治阶级作战时心灵上所感到的超人的寂寞与空虚，以及他主观上又想要摆脱这种境地而进行的尖锐的自我斗争。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当时他那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与整个时代相关联着的。这与他从中国历代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所继承的酷爱自由和反抗黑暗的精神相结合，和他从实践斗争中培养起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相结合，就成了引导他向前跨进更大一步的新因素。他将“通过大悲观而走向真实的大希望，通过绝望而开始学习‘别种方法的战斗’”^② 鲁迅先生多次引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就正是表明他自己也要求跨越悲观和失望，而走向更大的希望。

《野草》共收了二十三篇散文诗。如果从内容归纳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组诗（但每篇的内容并不全是单一的，如《颓败线的颤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秋夜》等，都是同时可以列入几个诗组的。这里的划分只是采取它主要方面），即：一是以《影的告别》、《求乞者》、《希望》、《过客》、《死火》、《墓碣文》、《腊叶》等篇所构成的描写作者在当时四顾无战友，对中国的未来看不清楚的时候，独自彷徨、悲观、失望而又坚持要挣扎前进的情绪。他不知道将来是好还是坏，但是他决不与“现在”妥协。二是以《这样的战士》、《复仇（其二）》、《颓败线的颤动》、《一觉》和《淡淡的血痕中》所构成的保持着人的尊严与骄傲，对一切恐吓、威胁、欺骗和奉承进行顽强战斗的伟大精神的歌颂。他赞扬猛士的死，歌颂人的灵魂的纯洁和绝

①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② 胡绳：《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不屈服的精神。三是以《我的失恋》、《复仇》、《狗的驳诘》、《立论》、《死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和《失掉的好地狱》所构成的对封建统治的黑暗的暴露和对市侩主义的批判。他反对封建军阀的野蛮屠杀、帮闲的伪善，攻击着一切胆怯、自私、旁观、势利和无是非的各种恶劣的现象。四是以《雪》、《好的故事》、《秋夜》等篇所构成的抒写作者对新的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望的情绪。他以此与现实的卑污、黑暗相对照，唤起对于它的不满和憎恨。

这些全部是鲁迅先生那时的战斗实录，有的是对自己，有的是对敌人；而且，全部显露着他那不屈的战士的身影。

二

《希望》是表现鲁迅先生当时那种复杂心情的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它一开始就揭出了他那时的悲观失望和孤独的心情，叹息着自己已经苍老，连“灵魂的手”和“头发”；感叹着自己失掉了过去那种“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的热情；失去了故意用“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去“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的勇气。那时，虽然他希望的东西仍不明确，只是用“将来胜于现在”的进化论的推断去作抵抗黑暗的盾牌，虽然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因而对革命的胜利信心很不足；但是，对于当时文学革命者们的充满热情的反抗却是同一步调，同一呼吸的。他们“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①。

当时那些“在寂寞中”的反抗者，就是他的“身外的青春”，也就是生活中的大众的青春。这青春的力量与残酷和狡猾的整个反动统治相比，在深切了解中国旧势力的鲁迅的眼里，它仍是显得“悲凉和漂渺”的。但是，他肯定了这究竟还是“青春”，还是新的反抗的

^①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47页。

力量。等到文化统一战线一分化，他成了一个“散伏的游勇”“在沙漠上走来走去”时，他的“五四”时期的那股热情就消散了。于是他彷徨和怀疑起来：

……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逝去，世上的青春也都多衰老了么？

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就此沉没。他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①的信念支持着他，他借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喊出了要弃绝过去的虚无，重新开始战斗的声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并且声言：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

这一方面表现出鲁迅先生在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新的革命力量，没有自觉的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合的时候，他还不能确信自己的前途，他的战斗，还是孤独的个人的反抗，他所怀的“希望”也还十分空虚和渺茫。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鲁迅先生完全和他所出身的封建社会分手、决绝，他要重新开始战斗，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肉搏四周的“空虚中暗的夜”，并且下定了决心，要终身坚持这种战斗，即使达不到目的（“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自己也将以在战斗中度过一生而自豪。

《希望》，是鲁迅先生前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的写照。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前期鲁迅先生尖锐的内心矛盾和彻底的民主主义

①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

革命精神,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他旁的诗篇中所蕴藏着的顽强的战斗力量。

《影的告别》就是表现作者在《希望》中所揭示出来的那种同样的情绪。它的战斗的“我”(“影”)向消沉的“我”(“你”)告别。他憎恶生活的黑暗,不满意周围的一切,要弃绝他所出身的那个社会的现在和未来(“天堂”、“地狱”和“黄金世界”),要独自进行,宁愿自己孤独漂泊(“彷徨于无地”),或者牺牲(“沉没”)在黑暗里,也不愿意敷衍生活(“彷徨于明暗之间”)。虽然,他在向消沉的“我”告别的时候,对于未来是渺茫的,心里充满了虚无感,不能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是更久远的黑暗的的开始,还是光明快要到来时的黎明前的黑暗(“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也不能断定自己的反抗、战斗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他坚持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生活道路。他明确地肯定了一点:妥协和敷衍地生活,就是到了明天也“仍是黑暗和空虚而已”。要挣脱生活的黑暗和空虚,只有首先使自己不敷衍生活,不断探索和追求。因而,他紧紧抓住现在,虽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①。他希望用自己个人的牺牲(“沉没”)去肩住整个旧中国黑暗的闸门,把未来的人们放出到那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②

这,虽然也带着浓厚的虚无情绪——以自己的被黑暗“沉没”作为对自己的安慰,但勇于自我牺牲的壮士的身影却是表现得非常鲜明的。

①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②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页。

《过客》，表现鲁迅先生当时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也是极为突出的。作品中过客的“困顿倔强”就是鲁迅先生当时那种彷徨孤寂而又要坚持追求的写照；“荒凉破败”的背景就是当时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中国的缩影。过客憎恨他所走过的地方（生活着的中国），因为，那里“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①。

因此，虽然“前面是一个怎样的所在”他不知道，他在追求摆脱旧的生活的战斗中“脚走破了……流了许多血”，而四面又没有同行的伙伴，但他仍旧非常顽强地挣扎着向着希望的“未来”出发。不论和生活妥协了的长者（“老翁”）如何劝他敷衍生活，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呼声，却激荡在他的心怀，召唤着他去追求战斗，去寻找生路。

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象在歧途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这正是他在《希望》、《影的告别》和《过客》等诗篇中所显示出来的同一的精神。因此在这些诗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鲁迅先生在未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自觉地结合以前，孤寂、彷徨、悲观、失望的那种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忧伤，而且，在他最矛盾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却更多地听到了那战斗者的声音，看见了他那不屈的战斗者的身影。后者，正是他后来正确地找到“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这条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①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页。

三

由于鲁迅先生是一个在任何黑暗势力面前都要坚持战斗的勇士，他在诗中就特别注意对人民的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的歌颂。他歌颂那种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安然献身的勇士（《复仇（其二）》）。他（人之子）不慌张不畏惧，只可怜那些看不见自己生活前途而因循苟活的人。他们不了解“钉杀了‘人之子’”，也就是钉杀了他们自己的未来。因而，他“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以色列王对于钉杀他的兵丁们的现在的“仇恨”和前途的悲悯，正是鲁迅先生当时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堕落”——“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①的“仇恨”与“悲悯”。他在《示众》、《药》和《阿Q正传》中透露出来某些情绪（《药》中群众对夏瑜反抗迫害的议论，《阿Q正传》中阿Q看杀革命党觉着好看等）也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鲁迅先生也歌颂那种在昏天黑地和五光十色的历史变化中“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一觉》），即或“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他们仍是可爱的青年，是“人的魂灵”。他们可以使人记起“人间”，奋发前进。他更歌颂那种在统治者——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用残杀禁止爱国运动的时候，“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②的猛士。他批判那些心怀不平，但不积极投入战斗，只一味“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淡淡的血痕中》），“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③苟且偷生的庸人（这实际是他对自己当时那种消沉情绪的批判）。他热情地赞颂着“叛逆的猛士”：

①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② ③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7页。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他在眼看着“太多的黑暗”，而彷徨痛苦的时候，到处探索这种力量是要以此来支持自己的战斗。他相信这样的力量会“出于人间”，也就是他相信社会总会要改变。他赞颂这种力量，也就是赞颂潜藏在生活中的人民的反抗精神。

《这样的战士》与《淡淡的血痕中》是同一思想的作品。他希望在狡猾的军阀、文士们当权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战士：既骁勇又清醒又坚韧。“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这种投枪“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①，他是猛士最有力的反抗和战斗的武器。它可以直中敌人的心窝，不让敌人有躲避和隐藏的机会。他不会被狡猾的伪善者所迷惑，他知道操有全部封建统治术的敌人的各种伪装，他不管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卖的是什么膏药——“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他一概“举起投枪”。他知道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们善于钻谋，改革者稍有不慎立刻就会遭到毒手，因此他不怕攻击，不怕污蔑，也不怕恭维。他为了探索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彻底地破坏着旧的秩序，他就是在战斗中衰老、寿终的时候，也仍旧要“举起投枪”，绝不妥协。

鲁迅先生所希望的，和歌颂的这种战士，也就是象他那样的不屈不挠的人民革命的英雄。

这在当时的北方各省还只是一种人民要求挣脱黑暗、反抗压迫的潜在精神。“投枪”，在鲁迅先生来说就是他那“锋利而切实”的

①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1页。

杂文。

四

鲁迅先生的这种精神,反映在他对黑暗的统治和市的佞和“德行”的态度上,就是对他们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憎恶那些见权势而生畏、而拜倒、而仗势,见弱者而装腔、而污蔑、而造谣的人。因为他们“决不攻难古人,动摇古例”^①,他们总是寻求对自己最安稳、最妥善的方法来偷生和安命。

《立论》是鲁迅先生批判市佞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作品中,他指出市佞主义者的两个方面:一是不敢说出生活的真理,一是不敢听信生活的真理。他们愿听别人奉承,愿“发财”,愿“做官”,愿以一种漂渺的庸俗的幻想填充自己生活的空虚以混时度日。他们害怕听到真理,希望所有的人都用谎话把它掩盖起来。因此,在他们当中,“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他们要探索和追求的就是“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中庸哲学。在他们的哲学武库中既没有是和是非,也没有好和坏,他们借以偷生的只有一堆不成句子的感叹词:

啊呀!这孩子啊!你瞧!多么……啊唷!哈哈! Heye! ye, ye ye ye

这就是市佞主义者中庸之道的全部内容。作者在杂文中对这种“中庸”哲学也曾进行过猛烈的抨击。

《失掉的好地狱》是鲁迅先生对那时尚未得志的国民党官员的统治的预言。他指出这些“还未得志的英雄”^②要一旦“得志”,那他们就会成为最凶恶最野蛮的统治者。文中,那“人类的装饰地狱使

①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81页。

者”就正是那些“英雄”的本色。在他未来之前，人民（鬼魂）还能看得见在他们生活中的以曼陀罗花为象征的一点点的自由。虽然花极细小，惨白可怜，到底还有；到他坐镇中央，“叱咤一切鬼众”的时候，人民则将连最低限度的自由也被扼杀，只有呻吟、宛转，甚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这时，尚有反抗，他就会以最大的罪名，把你“迁入剑树林的中央”（用武力镇压），使你“得到永劫沉沦的罚”。

鲁迅先生在这里沉重的预感到未来的国民党政权所具有的特殊残酷性。它将是“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共鸣”为其特征的。因此，他得出结论：那将是国民党官员和帮闲们的成功，是人民（鬼魂）的不幸。

五

此外，《野草》中还有几篇看起来是纯粹描写自然景色，实质上是抒写作者向往生活的美与自由的情绪的作品。

《好的故事》是作者向往美的人生、美的生活的情绪的表现。他希望有一种美丽、幽雅、有趣的生活。在那生活中“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互相交织，互相溶入，“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没有停滞，没有腐朽。但是，可惜这只是他在睡梦中所看见的幻影，眼前的现实生活却是“昏沉的夜”，连那希望的“一丝碎影”也没有。鲁迅先生把自己的美好希望（理想）与他生活其中的丑恶现实相对照，这就表现了他对军阀官僚文士们的残杀、陷害和剥削的憎恨，对于美的希望和追求。当然，其中也包涵有他当时对于生活所抱的失望情绪。

《秋夜》写得比《好的故事》沉重而严峻。它的冷清的秋夜的图景和天空的奇怪的表情，夜游的恶鸟的怪叫，象征着黑暗势力（政权、思想和制度等）统治下的整个生活的冷酷气氛。在这阴冷的昏暗的生活中，作者描绘了各种性格和各种类型的不安于这种生活的人：顽强、孤独的“枣树干子”，相信光明定会到来的“小粉红花”，

向往着光明而又缺乏战斗勇气的“瘦诗人”，蔑视恶鸟怪叫的“我”（“枣树”其实也即“我”暗喻），以及勇敢地追求真理寻找光明的小青虫”们。这些人，虽然性格很不相同，但作者全部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敬爱或赞颂。“枣树”和“我”对“夜游的恶鸟”的怪叫和“奇怪而高的天空”的冷眼或鬼眨眼的蔑视，在精神上就正是鲁迅先生那种不屈不挠的性格的表现。小粉红花、小青虫们，甚至软弱可怜的瘦诗人，在冷清的夜景中等待着“春”（光明），或者追求着“火”（真理），也都应该是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要求解放、渴望自由的潜在精神的反映。作者向他们默默祝福、致敬，极其自然地也表现了他自己的憎恨黑暗、向往自由的热情。

在《雪》里，作者也同样表现这种情绪，他把雪称为“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它洁白，明艳，与一切顽强的和新生的生命并存。它是美与自由的象征。它透露着冬天（黑暗的生活）就要过去，春天（幸福的日子）就要到来。它显示着一种顽强雄浑的意志和不可约制的力量。“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就是作者所赞颂的顽强意志和那种不可约制的力量的形象的表现。

总之，《野草》是表现鲁迅先生在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自觉地结合以前思想上的优点和弱点的作品。其中，有他的倔强的身影，战斗的号召，热情的赞颂，美好的愿望；也有他的彷徨与苦闷，失望和消沉，哀叹与绝望，空虚与超人。这种矛盾复杂的情绪，交错在作品里，就形成了艺术创造上它的独自的特点。

六

这种特点，如果归纳起来，大致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去了解：

第一，作者描写和表现事物的形式是多样的：有抒情诗、叙事诗、剧诗和古体打油诗等。这些都适应着作者的复杂的内心变化，

表现着他那内心的“矛盾的交战和痛苦的叫声”。他的自我剖析，或对战斗的赞颂抒情的描写经常是占着主要的形式（如《希望》、《墓碣文》、《淡淡的血痕中》等）。因为它更便于表现作者的灵魂的波动和对于生活的内心的体验。嘲讽和批判的主题，作者更多的则是采用客观的叙述事件的描写（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等）方法。这是作者对于所表现的事物的冷静的分析和对它们的蔑视态度所决定的。这和他的语言的曲折（但、然而、倘若等的运用），句式的反复以及语言中所包涵的作者的深刻而切实的生活体验相结合，就更深刻地突现了作者思想矛盾的特点，因而加强了作品中形象的鲜明性和深厚性。

第二，作者经常把生活的哲理或自己的嘲讽和攻击予以形象化并以格言的句式表现出来。在许多诗篇中，作者以假托梦境作为全篇的开端，如《影的告别》、《好的故事》、《狗的驳诘》、《立论》等，都是适应自己要以丰富的想象和一种奇妙的结构来创造使那哲理观念或自己的嘲讽和攻击构成形象的条件。简练的概括的格言的句式，则突现和深化了形象的特性，使作品深厚而有力。

第三，作者在许多诗篇中运用了象征和暗喻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观点。《雪》、《秋夜》、《死火》、《影的告别》、《腊叶》、《失掉的好地狱》等诗中的雪、小飞虫、枣树、小粉红花、死火、冰山、昏沉的夜、地狱、魔鬼、有蛀孔的枫叶等都有象征和暗喻的意义。这是那时言论不自由，作者有话“难于直说”而择用的“‘钻网’的法子”^①，也是用短小的散文诗的形式把哲理形象化的必要的手段。

第四，作者描写景物或事件时，常用名词的排列和名词的重复来构成一种特殊的意境，以此加深他的希望、谴责、批判和自我解剖的意义。《好的故事》中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求乞者》中的“灰土，灰土，……灰土……”，《颓败线的颤动》中的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等都是属

①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 281 页、第 9 卷 34 页。